

## 大隱隱於市

### 南方壺

最近得到一本辛波絲卡 (Wisława Szymborska, 1923-2012) 的詩集，台中一個年輕朋友所送，託系上去他們那兒演講的一位同事帶回。辛波絲卡是波蘭著名的詩人，199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今年 2 月 1 日才剛過世。看來這位朋友除專業領域外，也雅好文學。

我對詩一竅不通，翻閱之下，卻深感有趣。其中有首關於數字的“巨大的數目”，還有首“對統計學的貢獻”。本來隨機世界裡很多事物都非絕對，但也有些是能百分之百確定的。這首詩中便給了一例。另有首題為“隱居”的詩也很有意思。大家在小學時可能都讀過賈島(779-843)的“尋隱者不遇”：

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。  
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？

即使在雲深不知處的山中隱居，仍得有童子作陪，仍會有人來拜訪。看來即使在千年多前，要真正隱居也不容易，往往只是離群索居而已。另外，王維(701-761)亦有首“終南別業”：

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垂。  
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

心在南方
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  
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

王維自述晚年獨居於終南山邊，享受孤寂中，與水與雲相看兩不厭的樂趣。山林中經常杳無人煙，適合隱居。但偶而遇到能談話的人，聊得興起，一點都不想踏上歸途了。

至於辛波絲卡對“隱居”的看法又如何？我們取詩中的一段：

你以為隱士過的是隱居生活，  
但他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，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裡。  
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，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。  
你無須從遠處使用望遠鏡，  
你可以相當近地看到他，聽到他，  
正耐心地向維里斯卡來的一團遊客解釋，  
為什麼他選擇粗陋孤寂的生活。  
他有一件暗褐色的僧服，  
灰色的長鬚，玫瑰色的兩頰，以及藍色的眼睛。  
他愉快地在玫瑰樹叢前擺姿勢，照一張彩色照。  
眼前正為他拍照的是芝加哥來的史坦利·科瓦力克，  
他答應照片洗出來後寄一張過來。...

賈島與王維詩中的隱居，至少都選在遠離塵囂的山中，訪客來一趟不容易。而隱者四處雲遊，即使上了山，可能還失之交臂，因此來訪者必然稀少。隱居歲月，獨來獨往，就算會遇到人，也是偶然。但辛波絲卡看到的，卻是打著隱居之名，

但居住地點，精心挑選在距高速公路十分鐘，且路標明顯處，以方便來者。導致慕名的遊客整團來，門庭若市。且整裝在家等候，惟恐讓“尋隱者不遇”。而收集照片，是準備出隱居集嗎？頗令辛波絲卡不解。

歌手小蟲(本名陳煥昌)那首“得意的笑”中，有句“名和利什麼東西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”。當名和利被歸入什麼東西的冷宮時，緊箍咒去除，便能得意的笑了。雖然如此，名和利恐極難放棄。有人即使隱居，也要享有“隱居之名”。似乎乃藉隱居，待機而動，隨時準備入紅塵。因此隱居中也忙碌不已，難以像歌詞中“且揮揮袖，莫回頭，飲酒作樂是時候。那千金雖好，快樂難找”。所以，若仍心掛名利，則選擇居於山林或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，便沒太大差異。話說回來，小隱隱山林，大隱隱於市。果真寧可快樂，不要千金，又何處不能隱？

我得意的笑 又得意的笑  
笑看紅塵人不老  
我得意的笑 又得意的笑  
求得一生樂逍遙  
我得意的笑 又得意的笑  
把酒當歌趁今朝  
我得意的笑 又得意的笑  
求得一生樂逍遙

(101.3.17)